鮚埼亭集

鮚埼亭集卷第三十四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簡帖

移詰寧守魏某帖子

國家試士之例責保結於廩生既爲之挨保又爲之認保所以嚴其踪跡者至備夫以太守錄送之士而必寄耳目于廩生者太守之去士遠而廩生之相去近也昨所聞使君之處此有可駭者鄞之陸鏡陸徵者奴子也其大父曰陸駒自鬻於吾中丞方伯家爲奴已而被逐又自鬻於冢山周給事家爲奴給事晚年居于鄞遂葬

于鄞之城北柏樹橋陸駒今所居卽周氏之丙舍也周氏旣衰陸駒踞其丙舍并其圭田日以富周氏後人來展給事墓陸駒不復與接甚且伐其宰木以爲薪城北之人惡之然陸駒尚未敢與于衣冠之列數年以來其諸子始潛納粟爲監生謀自洗雪鄞之敗行廩生林宗鍔者其生平最媕婀無恥首與之交今年陸鏡陸徵兄弟遂應試宗鍔毅然爲認保而所謂挨保者乃故范方伯之族孫范永潤見其名矍然曰是吾家奴子耶不肯署名同堂廩生四十餘人無不以永潤爲是卽林宗誇雖袒二陸亦不敢發聲不知使君何以赫然震怒盛陳

戛楚於堂皇呵喝永潤勑令手押謂陸氏子實係清流謂拒之者爲多事謂太守之力足以混一戛瞻鄙之世家子弟喪氣失魄不特永潤一人也使君何所昵于陸騎之後而必欲扶之且此事一行廩保可以不設直以太守兼挨認保之職足矣不謂使君道廣門牆桃李兼收及于僕隸之門是又薦紳士大夫淺見薄識求其故而不可得者也倘謂其父已爲監生其子何不可以應試則其說又似是而不然蓋監生者固藏垢納污之一途也大縣之中歲入粟者不下于名蒙蔽有司賄屬胥吏從而溷廁其間猝不能詰蓋多有之若果有激濁揚

清之當道則乘是獄之起并其監生而黜之是爲大快人心者矣故判是獄者但當問陸氏子之應爲監生與否不當以其已爲監生遂據以爲護符也某伏處孤蘆于世事一切不問屈屈一童子之試事非所與知然使君方挾盛怒以違清議在陸駒或有結草之報在甬上諸薦紳則有蒙面之羞某如不言誰復爲言之者幸白不旣

心喪劄子答鄞令

不孝孤于乾隆三年十二月廿六日遭先君變罪大惡極不一而足續于四年十二月初三日接丁先太孺人憂荼苦洊至持服至乾隆七年三月不計閏已滿喪期然而二喪各應有二十七月之期則未足也不孝孤私心未安又念禮制有所限故行心喪至八年八月以足五十四月之期自謂可以無害而執事過之以爲律之所無夫唯律之所無故以心喪通其窮不然則何以謂之心喪也蓋嘗聞明時有疊遭丁憂之例如此者請於提學蔡文成公而文成不以爲然以爲三年之喪本于

心之至痛該生後喪之至也豈能抑其至痛之心使待前喪之畢而後以次相及此必不能之事也則至痛歷三年不得不除不必踰定制而過於厚也文成之言固是矣但不孝以爲是在人子自返其心苟其心之痛已盡則除之可也如其未盡雖引而申之以至五十四月亦可也葢嘗考舊史已有先文成而折衷之者宋史天禧四年御史臺言文武諸官并丁憂者相承服五十四月別無條例乞下太常禮官議于是太常議引喪服小記小喪除服以及鄭康成賀循杜預之說謂無遡服五十四月者宜隨其先後而除是卽文成之說也乃寶元

中王恪以父母相繼不祿乞持五十四月服而仁宗特許之則事固有可變通不豈泥也喪禮大事古人成案最多可以參考今執事縣聞不孝所行而駴之懼爲大部所詰不知不足懼也大部果有申飭亦詰不孝而罪之耳于他人無與也且不孝守律于服則已除之而心喪則未除倣之宋明人所行似已並全而無礙倘必以爲有犯定禮則即揭不孝之罪請秩宗諸公博議之不孝已行之矣寧有所誘咎乎率爾奉復不旣

論適孫嗣統帖子答姚薏田

與足下相別十有餘年不知佳壻董生所造一至于此甚爲欣慰來示經說數首考索甚覈獨其適孫嗣統一篇愚以爲未當董生謂周制適子死則立適孫但如周桓王之繼平王太子洩未立而死平桓相繼則祖昭孫穆不入廟數況洩之死平王已爲服斬不應死不從祀當援喪小記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之例祔于幽王之廟祝曰孝子某致祭於皇考故太子某甫如此則既不至如後世追尊之徒陷于以子爵父之失而其祭平王得仍稱孝孫又不至如世之所云以孫禰祖者愚思此

一節禮文所關甚大而古人未嘗及之今一旦得爲講明良足補遺經之軼然天子諸侯之廟所以觀德豈可以未踐阼之人而闌入之且其處祖昭孫穆不入廟數則卽入令取太子湨而祔祀之而平仍應以桓爲穆不能使廟數之有所增也七世之廟親盡則祧如謂可以祔祀則當其入祧之日祔祭之主寧亦牽連而入乎吾恐祧廟之中列祖以次而坐必無可旁置一席者如不入祧則將安所置之故祔祀之說不問而知其非也天子諸侯其所承者專以嗣統爲重所謂重者社稷人民而宗廟亦其一也未承宗廟之重安得享其祀是不得

因其父之服斬而遂可援大夫家殤與無後之例也故
別立宮以祀之則可祔廟則必不可也至於以孫禰祖
之說原出于朱子論衛輒之謬古來嗣統之禮不時適
子死當立適孫卽適子廢疾亦立適孫而皆不得謂之
以孫禰祖何也嗣統非嗣世也故謂以孫禰祖固謬卽
謂仍稱孝孫亦非夫使嗣統者必依其本稱則苟有以
庶叔嗣統當自稱爲孝叔矣有以庶兄嗣者當自稱爲
孝兄矣此其必不可通者也若謂以叔禰姪以兄禰弟
無所不可而獨不可以孫禰父則何說也夫庶叔庶兄
當其未嗣統之日已曾爲臣豈得尚有叔父兄弟之稱

故先儒以爲雖爲子亦無害也然而天子諸侯雖絕宗究之天定之族屬亦不可泯曲禮之文內事曰孝王某不聞其加以孝子二字此固以嗣統爲重亦因其序之有時難通也故爲人後者爲之子愚以此爲昭穆相當者言之而不然者但持爲後之服而不得竟稱子此所謂嗣統非嗣世也不特天子諸侯之嗣統卽大夫之嗣爵亦有昭穆不能相當而以尊行繼之者矣故爲後卽爲子亦不可以概言喪禮本無天子諸侯之制故難考耳此愚之臆說也若嗣統非嗣世則西河嘗言之矣敢以質之足下其與蕭生更相討論以示我

奉荅臨川先生序三湯學統源流札子

陸文安公弟子在江南西道中最大者有鄱陽湯氏此閣下鄉里文獻而向來無知之者按鄱陽三湯子並起至東澗先生文清公而益著東澗在宋史有傳而不詳其學術師友且誤志其世系三湯子者其長曰息菴先生千官郡守其次曰晦靜先生巾官提領其少曰存齋先生中官司諫乃東澗之從父也而宋史以為兄謬矣三湯子之學並出於柴憲敏公中行固朱學也其後又並事眞文忠公亦朱學乃晩年則息存二老仍主朱學稱大小湯而晦靜別主陸學東澗之學肩隨三從父而

出師友皆同而晚亦獨得於晦靜是時朱陸二家之學並行而湯氏一門四魁儒中分朱陸各得其二方虛谷主張朱學力詆東澗以爲見包恢入政府方守陸學遂爲所脅舍而從之此乃門戶黨伐入主出奴之說不足信晦靜之以陸學名乃在包氏未登宰執之時不自東澗始也按袁清容集亦言晦靜始會同朱陸之說至東澗而益闡明之是二湯之書殆在趙東山之前而先儒皆未之及不可謂非一大罣漏也晦靜之學傳者其一爲東澗其一爲三衢徐公徑畈當咸淳之際開講尤大有名而宋史本傳亦不詳其師友大抵宋史排陸學凡爲

陸學者皆不詳故虛谷之力詆徑畈雖不足信然非虛谷集亦莫知其所自出也徑畈之弟子曰謝文節公疊山乃忠臣曰徐古爲乃遺民有詩見天地間集而謝徐論學宗旨不可得而聞其一曰曾子良亦閣下鄉里前輩所謂平山先生者也著錄及門者頗多益三湯之源流已滅沒而愚從五百年之後爬梳而得其一二稍足爲朱陸門牆補亾拾佚以正宋史之謬楊袁舒沈之外湯氏固一大支也閣下爲文安學譜竟失去未及序則脫漏之大者嗟乎東澗固季宋文章巨手也向使其集存必有可以考見諸老之緒言者而今并其學統幾

無可溯其亦僅矣草廬弟子尚有余公廷心精忠大節
亦足爲師友生色者皆願閣下補列之

金史第三帖子與董浦

完顔開國功臣前推粘罕後則兀朮世宗之言不可易也而粘罕之死不明諸書皆言太宗之子宗磐惡粘罕故先誣其黨高慶裔斬之粘罕請爲庶人以贖其罪不許遂絕食縱飲而死熙宗賜謚爲威烈皇帝是粘罕特以失志致死而未有所決裂也三朝北盟會編載粘罕獄中上書自訴滅遼取宋之功而繼之曰前日之罪御林牙兵忽然猖獗陛下用臣出師臣以狂孽指日可定不知耶律潛伏復反交攻凡三晝夜勝負未分猶爲可戰奈糧草已斷人馬凍死牙兵知我深入重地前不樵

蘇後又食盡所以失利又副將外家生心反背知父母
妻子並在牙軍中兩軍發釁臣不得施此大敗之罪也
願陛下察臣有立國之功貸臣螻蟻之命以成五湖之
游熙宗答詔曰國相輔佐先帝會立邊功朕繼承丕祚俾
董征誅不謂持吾重權陰懷異志國人皆曰可殺朕躬
非敢私徇奏對悖慢理當折磔以彰厥過四皓出而造
漢二叔誅而造周去惡用賢其鑒如此讀此詔則粘罕
之不良死明矣或曰方太宗立儲時粘罕固倫宗磐
爭立時論以爲當屬熙宗粘罕意其幼易制而固倫亦
以娶熙宗之母無異辭及熙宗立粘罕等專政見惡故

詔中有四皓二叔之語愚考金史熙宗本紀天會十三年熙宗卽位粘罕以太保晉國王領三省次年以宗磐宗幹同領而粘罕居其上又次年六月左丞高慶裔伏誅七月粘罕死而無將兵討賊及下獄之事粘罕本傳死後加封周宋國王而無進賜帝號之事不意何以脫畧如此唯是熙宗之立則紀傳皆言出於粘罕之力而宗輔宗幹希尹等助之則詔書四皓二叔之語非無所指矣金史乃茫然而莫載不已疏乎粘罕在金乃疎屬則謂其爭立爲太子者其說無稽及其枋政未聞其專權有所悞于國則熙宗或以厭惡老臣而加以罪豈可

使之與宗磐輩一例也粘罕之孫秉德與于海陵弒逆隳其家聲或亦以粘罕之故怨望乎然粘罕旣以罪死秉德又何以遽登右相位在海陵之上是皆絕不可解也幸攷之

辨吾家啟東墓志世系與厲樊榭

志乃陳怡菴所作其序世系曰太師和王昭孫之後和王生太尉保信軍節度使永堅太尉生養高處士柏壽處士生綿竹令璧綿竹生晟字啟東世家盩厔隨宋南遷居會稽養高處士始徙于蘇

怡菴在洪永間以多學稱文名亦東里之亞其集至今尚傳乃讀是志頗類不學人所爲可怪也大家作人碑板其於世系必有考証不肯妄信其家子弟所述以其家子弟所述或出附會也吾家係宋兩朝戚畹非聊爾氏族比況去怡菴僅百年人代不甚遠也吳越又接壤

也何以荒誕一至于此吾家自西漢時由京兆至東漢之季已居錢塘由是而三國而六朝史傳可考而唐而五代稍隱約然皆居錢唐非盭厔也先侍御公始由錢唐遷甬上其弟始由甬上分居山陰在太平興國間非隨南渡也亦非由錢塘竟遷會稽也山陰之支六世先太保唐公安民之長子曰儔是生思正思正之子曰璧月泉豕社所稱泉翁者也思正之弟曰思敬是生太師和王昭孫泉翁于和王蓋同祖兄弟也而以爲曾孫舛矣太保之次子曰太傅越王份是生太師申王大中申王無子故和王爲之後和王生太尉太尉四子其一

曰壽老所謂柏壽殆因壽老而譌也泉翁之於壽老乃族祖且泉翁在宋直祕閣其後自稱遯初子與謝皐羽相唱和亦何嘗仕元而忽加以綿竹令之官乎蓋自德祐丙子太尉扈三宮入燕見於元史其子孫皆北徙不聞南歸安得遽有養高處士者居吳下乎若泉翁自宋亡後遷杭鄒源稱爲城東處士是則確然可考者又何嘗居吳也怡菴所述無一是者吾故疑吳下一支之冒託未必出於和王也若果出自和王不應不知其世系矣近來吾家越中譜已散失猶幸甬上譜附志小宗以質之劉後村集所撰制詞無不合者然所載僅十世而

止故自壽老以下不及焉賴有此十世者和王與泉翁之爲兄弟昭然也厲徵君樊榭方葺宋詩已錄泉翁于遺民矣及讀怡菴集而深疑之貽書于予爰序次大畧以荅之

董徵君祠堂志帖子荅鈍軒

徵君祠右麗牲之石出於先宗伯公之筆今僕又得忝豫訂志事盍勝幸忭惟是祠志之所當摭拾者在文獻此不過多繙前輩遺集便足生色而開卷可訝者乃在東京二詔書徵君事本不見於范袁二史但見之會稽典錄范袁及典錄未載之詔書而忽出於家乘已自可疑然尚未有以指其依託之實也僕校其文固不類東京人所作而以司馬氏百官志覈之則其謬始大著詔書云召爲諫議郎不就按東京有諫議大夫非郎也有議郎非諫官也爛堂攻媿諸公皆言和帝召拜郎中本

未嘗言其爲何郎而東京郎署大抵皆爲光祿勳之所屬曰五官中郎將曰羽林中郎將曰虎賁中郎將其下皆有中郎侍郎以至郎中曰謁者僕射其下亦有郎中皆轄於光祿勳者也其尚書令之所屬則初試者守尚書郎中歲滿爲郎又遷爲侍郎其諫議大夫與議郎雖亦皆轄於光祿勳而並非郎中不可以牽合也造斯詔者未嘗通漢衆官制妄意諫議之郎爲議郎議郎之郎爲郎中溷而一之以追贈徵君而不知世有原甫貢甫其人者尚欲上糾范袁之謬況其質之范袁而絕無據者其云遣考功郎邛暴爲使者亦同此謬考功二字始

見于京房傳然非郎名也選曹在西京本名常侍曹尚書世祖改名吏曹而郎署尚未有分職之名郎之以考功等名也自曹魏始也而謂和帝時已有之大鹵莽矣以嬾堂之詩証之則是時所遣者乃御史非郎也若云延光三年安帝封爲孝子則又謬也東京之制孝子貞士節婦之倫下詔風厲甚而至於圖畫百城此其例也若孝子非爵名也何封之有况舊志如乾道開慶延祐諸傳亦並不言安帝有此舉是皆不學之徒妄有炫飾而爲之者雖孝子之師表人倫本不籍此種掌故以爲重而因譌襲謬之志則不可以不更正但恐君家子弟

驟聞僕言而未之信也敬陳之

寄謝副使石林札

去冬殘臘得邸抄始知執事橫遭誣罔讀其彈章洶洶可畏殆不殺執事不止是日也荆婦輩俱爲之廢食奴子相聚累唏然愚則以爲明有天地幽有鬼神小人蒙不韙以殺人亦非易事即謂使手之障力足掀之而方今

聖明在上淸議炳然必非此術之所得施也曾未幾時而內外交章發露矣今部議休復諒爲紳學士誰不加額速駕以執事之經綸幹力前此未展一二乃從霜雪風霾之中神采愈出從此發抒底蘊以報

天子固屬吾道之幸然不可不審所以自處也執事之道甚高非當世巨公所能盡知宦轍所至欲其相忘於勢分之相臨而委巳以聽則弗能旣弗能委巳以聽則卽有掣執事之肘而不得自便者夫執事之風裁整峻而其胸次實和且平倘以賢者相共事其能乳水無惑也悠悠之徒聞執事之先聲而豫猜之則先設成見以相待而執事之於人又以坦率不自持其形迹故益危當斯時也執事委蛇其閒則上負

九重湔洗錄用之恩而前此之故吾盡喪此必非執事之所肯若其崛強猶昔則覆車之鑒可爲寒心執事涉

風波者累矣高堂白髮以靈壽添其老淚亦爲人子者所嘗念也今幸值解組之後慨然奉太恭人返桂林雖蕭條四壁而魚菽之養隨分可將未必非吾道之幸執事其圖之毛詩諸經解已俱收到并訊近日興居不一

是書未達不休已得差遣其後竟如語言猶賴 聖恩曲賜保全深爲惜之

答樊榭

宋詩紀事中謬舛前已約畧呈上數十條昨又偶考及王亘始末按王亘有二其一爲北宋元祐間之王亘乃四明十洲倡和詩之一也但不知其何所人亦不知其何官爵蓋十洲倡和凡四家一爲太守劉珵一爲倅陳公了翁一爲里人舒中丞信道而一則亘也四明圖經但紀其詩而不詳其人了翁大儒名德信道亦詩中宿老亘參其間殆非聊爾人必矣而竟泯然無可蹤跡弟攷之久矣未有得也其二爲南宋乾道間之王亘乃閩人嘗仕於粤之南恩州故粤中亦有其詩其人猶及交

胡公澹菴者足下所載王亘其詩則元祐之詩而系以乾道之世誤矣乾道之王亘安得簪筆於陳舒之厮也謂當兩存而疏晰之敢告

答山陰令舒樹田水道札

大江以南三江之望不一有禹貢之三江郭氏以錢唐當其一有春秋外傳之三江韋氏以錢唐及浦陽當其二其越中之三江則以錢塘及曹娥及錢淸列之爲三春秋外傳之三江已不可當禹貢之三江矣而況鬬勵越中者乎是不辨而明者也蓋浦陽本錢唐之支水曹娥與錢淸又浦陽之支水方浦陽旣東出益大越人以諸暨江目之自是分爲二其自南道出者走蕭𡑩其自北道出者走義橋蕭𡑩而下所謂東小江者也下流斯爲曹娥今越人斷東小江於曹娥娥別爲一水非古水道也義橋而下所謂西小

江者也下流斯爲錢清然曹娥僅達乎會稽之境輒止而錢清則深入山陰之域愚讀酈道元注水經其云浦陽江者本專指曹娥而後又以蕭山之潘水當之是又屬錢清蓋其疏晰未精不知曹娥錢清之爲二而但以浦陽涸而舉之嘉泰志辨之而亦不了了巳見愚所呈浦陽江記中然自三江分道各有周防錢唐水至則蕭山捍以漁浦之隄曹娥水至則會稽捍以蒿口之壩皆不爲厲而錢清獨甚蓋義橋之水歷蕭山之尖山入臨浦合山陰之麻谿承天樂諸鄉之浸穿入錢清江河互闘常時江水挾海潮高出河水上若淫雨積日山洪驟

漲則河水又出江水上不得不設壩今越水但知錢清不治田禾皆受其殃而不知舟楫之厄於洪濤行旅俱不敢出其間周益公思陵錄可攷也明天順中太守東莞彭公誼乃鑿通積堰山引上流之水從漁浦入錢唐而築壩於臨浦以斷其流成化中太守浮梁戴公琥又營麻溪壩添扁拖諸閘以濟之水患稍息然而磧堰驅水逆行終非其自然之性又臨浦之江塘未築海潮尚隨江水入麻谿且三十六支之水在內地者扁拖諸閘不能盡瀉嘉靖中湯公始有應宿之役其地二山對峙石脉中聯正當三江所滙以入海之道乃築二十八閘

護以塘四百餘丈而尾閭之水始得通行無阻嗣是以後錢清有江之名而實則不復爲江可以引江之利而不受其害居民亦幾忘其爲三江之一也然湯公之功㝡偉而彭戴二公之爲之先亦豈可沒故愚嘗謂湯公二祠其在三江者宜專祀其在城中者宜合彭戴二公祀之則典禮當乎人心而惜乎莫之舉也不特此也考之尚書余公之言曰湯公之後增石捍拓改其旁四洞爲常平以洩漲水者太守涇縣蕭公良幹也事在萬歷十有二年其後文微有罅漏灌之鉛錫使無絲毫之隙者太守光州黃公綱也事在崇禎之六年是在三江祠

中皆當居配享之列者不可以泯然而已而蕭公又別建山西閘以輔應宿之所不足功尤著（詳見越水膽言）尚書又曰閘工之修大抵五十年而一舉自茲以往不無望於後來者康熙之初里人姚少保啟聖又嘗修之今已七十餘年矣夫舊工之堅完後人非可妄有更張固也然而培植保護之功所不容已乃康熙己丑以後之議有謂閘本主於洩水雖有摶嚙亦無害遂恝置至今則又愚之所不敢信者也

水經礫谿帖子東愼甫

蔡九峯砯礫谿口之謬東樵娓娓糾之是已而東樵之說礫谿其謬甚於九峯足下亦知之乎夫礫谿未嘗有有南北二澗也東樵旣讀誤本水經而不知正又爲讀破句以成其妄則九峯當日尚不至此水經本曰濟水東過成臯縣北又東過滎陽縣北又東北至礫谿南無所謂北礫谿也善長則以濟水不自東北而出谿南故非之別爲注曰濟水東逕二廣武城北又東逕敖山北又東合滎瀆又東逕滎陽縣北又東南則礫谿北注之是特卽經所言之水改正其道而未嘗別有所謂南礫

谿也誤本水經忽顚倒其文曰又東至北礫谿南于是東樵以爲有北則必有南而誤本又以注中廣武城而下六條俱列于經東樵不知其非也就其文而更定其句曰濟水又東句南礫谿注之則儼然二礫谿並見於經而譜長斜經之說明在注中而莫之思矣然則九峯之謬不過一谿東樵之謬且以一谿爲二谿水經之受誣甚矣夫礫谿非他即漢志所謂馮池也古不聞有二馮池亦安得有二礫谿乎世之讀誤本水經者多矣豈止東樵乃于誤本之中別爲句以增其失則東樵湛思專精以反貽此戚也足下其爲我一審之

與同館某君札

楊生永鈺相從精舍執事吹噓之甚盛意也然永鈺幸得邀賢者之盼益宜從事實學以報知已不當夸誕放廢陷於遊談無根之習近見永鈺自以爲是躛言無忌其勢日甚願執事有以誨之執事爲其父作墓志其文工矣然其中據永鈺所自述如世系師傳之謬有不敢不陳之執事者永鈺自附於鏡川楊氏之裔而並不知其詳鏡川兄弟一爲文懿公守陳累官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明史有傳一爲碧川先生守阯亦累官吏部侍郎致仕加本部尚書甲申後補謚文肅明史附之文懿

傳中一爲康簡公守隨累官工部尚書行大理寺卿事明史有傳三公者文懿乃醇德大儒碧川亦有文名居官以伉直著康簡則力爭逆璫八臣之一也永鈺乃自守陳官至工部尚書謚莊簡則可駭矣明史非僻書以永鈺之博雅乃未能見此若鄞志及甬上耆舊傳則不應不一考及也然且文懿之貴在宣宗時其先無達者世系明見其集中而永鈺稱其爲明觀使厚之九世孫則强取文懿以爲巳祖又强取人以爲文懿之祖而盡改其官與謚乃曰其父曾重雕文懿之集誣而毀矣天下豈遂無見文懿之集者乎執事一一信而筆之則世

或不知其出於永鈺之謬而以爲賢者之疏亦足玷也
永鈺之先本出於吾鄉城西之鸎脰湖有布衣欽者嘗以
爭湖田稅重得減至今湖人附祀之聞莊簡祠亦義士
也永鈺以其爲布衣不足宗故依託鏡川而又不肯與
心以聶之願執事之更定而正之也吾鄉楊氏之達者
三鏡川最大其外尚有南里草堂之楊安成先生之後
也而方伯以下無聞又有忠諫坊之楊后江先生之後
也今絕世是二楊者尚不與鏡川通譜何況其他永鈺
又言其父及侍萬八先生季野其同遊者曰蔣太史蓼
崖胡京兆鹿亭袁孝廉肩少則益可駭矣蓼厓僕之舅

氏也未嘗從季野游京兆則年雖少於季野而以早貴稱昆弟交且京兆乃詩人不講學眉少則未嘗一識季野永鈺不知何見援此三人以入萬氏之門將以爲萬氏重耶抑以爲其父重耶願執事一問之有問於永鈺者曰閒君不取杜甫之詩然則四唐中誰最當君意者永鈺正襟而告之曰李穆客爲之茫然退而考之則劉文房壻也其人傳詩祗一首年來後生氣習日以浮蕩如永鈺者漸不可長并恐爲執事之累故不敢默而已也

鮚埼亭集卷第三十四終

鮚埼亭集卷第三十五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雜辨

辨大夫種非鄞產

自昔圖經地志莫不扳援古人以爲桑梓生色予謂不覈其實則徒使其書之不足取信於世吾浙河以東人物莫備於會稽典錄其於鄞人自大里黃公始南宋王尚書深寧黃提刑東發始據高誘呂覽注以大夫種爲鄞產因謂范蠡與種同功一體蠡可去而種不可去者以父母之邦也兩先生之言善矣而以予覈之則有疑

焉越絕書外傳曰范蠡始居楚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得蠡大悅俱見霸兆出於東南相要而往偕止於吳吳任子胥于是去吳之越又曰范蠡要種入越越大夫石買曰客歷諸侯渡河津無由自致殆非眞賢然則種非鄞人矣吳越春秋內傳曰勾踐還自吳范蠡謂種曰子可去矣種不然之其後內懟不朝謂妻曰吾王雪恥於吳我悠徙宅自投死亡之地悔不隨范蠡之謀又曰勾踐以屬鏤之劍嘆曰南陽之宰而爲越王之禽然則由種將死之言攷之益非鄞人矣夫越絕書雖非出於子貢之手然固西京之筆吳越

春秋雖係皇甫摭拾之書要亦自東京以來傳之而先生據高氏之一言而盡棄諸左證恐不其然乎又考吳越春秋注中亦引高註則曰大夫文種字會楚鄒人然後恍然曰鄒與鄹字皆從邑或相近而譌也以深寧東發之博且覈也而一言之失遂貽紛紜千古之誤可不審乎

辨錢尚書爭孟子事

秀水朱檢討彝尊嘗以錢尚書爭孟子事爲虛特懸疑太祖不至武斷如此而已同里萬隱君斯選攷之則更審矣萬氏之言曰南太常寺志及翰林故牘載洪武五年國子監將丁祭上曰孟子不必配享其年臘月上曰孟子有功先聖今後仍復之是孟子固嘗罷享然不因公言而復一疑也典故輯遺載上讀孟子怪其對君不遜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時將丁祭遂命罷配享明日司天奏文星暗上曰殆孟子故耶命復之是孟子幾至罷享亦不因公言而復二疑也實錄命修孟子

節文在洪武二十七年嘉靖寧波府志載之二十三年卽果如府志之年而公以四年卒於壽州亦不及修節文之事三疑也成化府志不載至嘉靖府志始見之四疑也萬氏所疑如此則尚書事宜若不足信者然是說也成化楊氏之志不載而天順黃氏之志則載之謂南山僉事黃氏集中且有詩以紀其烈故其孫作閩中今古錄亦載之黃氏生洪武是猶去尚書不遠且成化府志雖不特載公傳而未嘗不載黃氏之詩則亦自可互見李氏四明文獻志亦載之是皆出於嘉靖張氏志之前夫可盡以為誣也以吾攷之羅配享與修節文察厲而專

罷配享在二年臥楮絕粒以爭之者公也修節文在二十七年力詆劉三吾爲佞臣以爭之者連江孫芝也天順黃氏之志系公事於二年是已而幷修節文亦連舉之是混後事於前事嘉靖志則以罷配享屬之二十三年是混前事於後事不知兩案之爲兩人也太常志諸書以二十年爲五年猶嘉靖志以二十七年爲二十三年也諸書不載公諫猶孫芝之事亦僅見於國史惟疑而他書不載也蓋史事固有當參攷而始完者若竟以爲無有則黃氏非欺人者至若太祖之武斷則不必諱亦非後人所能諱也近見錢氏家傳謂公卒於二十七

年意欲與實錄相應則又誤矣

公棠辨

剡源有九曲而公棠爲殿說者以爲孫興公來山中嘗植棠因以得名姚江黃先生疑之曰二百八十峯以興公得名者爲梨洲爾雅赤棠爲梨則有梨不應復有棠是以一事而附會之於兩地也予考之寶慶四明志本作公塘蓋九曲之水會於㶁谿而置堰於公塘未成堰之前先有塘以瀦水故呼之曰公塘乾道四明志述形勝亦秖及興公之梨洲而無樹棠之說開慶四明志吳制使於公塘置䂓防盜則在當時爲要地不應并其名而有誤也以塘爲棠始於至正四明志蓋好事者爲之

姚江但疑其甯同而未審其訛轉之自耳予初作剡源九曲辭亦循傳聞之說貽誤藝苑山靈有知當爲齒冷因是正之以補失言之差

漢會稽三都尉分部錄

漢會稽三都尉分部不甚了了自吳會稽典錄以下異同紛出鄱陽洪文惠公雖辨之然尚未覈也作漢會稽三都尉分部錄

前漢會稽之境西部治錢唐東部治鄞而東部不見於班志李宋志見之兩越既平增置回浦治二縣而以南部治回浦東漢既分郡畫江為界則置西部於太末而東部治章安南部治侯官本自劃然李宗諤圖經謂文帝時都尉治山陰元狩中始移錢唐然則漢初祇一都尉治山陰其後分為東西部乃移山陰之治於錢唐而

以山陰隸鄞爲東部足以補班志之遺若通典謂前漢西部已在婺女即太末則大誤也獨回浦治二縣最爲舊史所混亂班志於冶縣云本閩越地以見回浦縣爲甌越地也晉太康記章安縣本鄞縣南之回浦鄉漢章帝立今由象山以至台州之臨海一帶正值鄞之南土是前漢之回浦而東漢改名爲章安者洪文惠謂回浦在西漢已置縣不應是時尚稱曰鄉不知分合升降各有時時恭省縣入鄞而爲鄉章帝又置爲縣耳葢前漢時立二縣原以統兩越遺民回浦在鄞南以統甌越治又在回浦之南以統閩越而南部治回浦以臨之自司馬

彪誤以章安為治而張勃遂以東漢之臨海郡章安侯官二尉皆治所分沈約劉昭疑不能決通典竟以勃言為據夫使章安即治而自章安以至侯官皆治所分則前漢之回浦所從何土不僅如六朝窮荒諸縣有土無民也故文惠以為續志有闕文當云章安故回浦侯官故治則于地理之沿革得之矣按今會稽第十四縣曰東部侯國乃誤文蓋原文是東侯官三字見沈志東侯官之名始見此吳地記云漢以東甌為回浦光武名章安此可以証章安之為回浦也晉志云東治後漢改為侯官此可以証侯官之為治也圖經既知章安本是回浦而謂前漢之東部已治治則亦因沈約志中以

章安爲東部故有此訛交惠又疑前漢回浦恐非南部不知東部在鄞則南部當在回浦至東漢畫江爲界而後東部徙章安耳太平寰宇記于臨海則謂本回浦而後漢改爲章安是已於永嘉又謂本冶而後漢改爲章安何其自相背戾乎是皆由續志沈志而誤也然據考會稽典錄引朱育云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爲冶并屬會稽而立東部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鄞又徙句章則其誤在司馬彪之前矣夫東部之治鄞當在回浦未闢之先既誤以回浦爲冶又誤以回浦之南部爲東部而東部之鄞反自冶徙置無稽也至今奉化象

山之間有鄉名囘浦盡淏之舊也何物毛生妄爭以爲
蕭山之西境則益誕妄之尤欲取前志續志晉太康志
宋志吳錄吳地記太平寰宇記隸釋等書盡抹殺之滅
去二千年來會稽之一縣以成其鄉里之私盡不必置
喙者

昆明池考

昆明池在昆明滇池在滇本屬二水吾以輿地考之昆明爲今雲南之大理府滇爲今雲南府滇自楚莊蹻之後世爲國王即以池名其國而昆明之屬無君長又爲滇徼外之蠻漢之通西南夷也本求身毒國以達大夏于是發使滇國滇王爲之求道以隔昆明閉漢使不得通武帝聞而怒欲討之聞其地有昆明池乃於長安西南作昆明池以習水戰迨兩越既定滇王舉國內附而昆明卒不通郭昌將兵擊之無功而還自漢至隋永昌諸夷相率隸郡縣獨昆明未附通鑑唐武德四年昆瀰

遣使內附昆瀰卽昆明也時有西瀰河蠻東瀰河蠻通名昆瀰是昆明之當在今大理無疑乃史漢西南夷傳三輔黃圖皆曰昆明有滇池武帝象之於長安則今雲南府之滇池亘古以來未有移也昆明尚在其西南相去九百里而忽接而言之遂使今雲南府之首縣卽以昆明名誤矣且以事情言之滇王未嘗得罪于漢漢無故圖其地理而欲伐之無是理也以軍行之道言之漢若欲伐昆明乃去其國千里豈能遠致昆明之師而戰於滇更必不可信之說也予疑此久矣但未得其証以實之偶讀杜岐公通典曰西洱河一名昆瀰川漢武帝

象其形鑿之以習水戰非滇池也古有昆瀰國亦以此名然後恍然蓋今滇雲全省之水其最險厄爲迤東西之要者莫如西洱河卽古葉榆水之北出者自浪穹縣罷谷山滙諸流合點蒼山十八川而爲巨浸水經注謂諸葛丞相戰於榆水之南是也史萬歲擊南寧渡西洱河破三十餘部韋仁壽將兵五百循西洱河開地千里梁建方破松外蠻奇兵奄至西洱河東西蠻驚懇請降鮮于仲通李宓皆以十萬之師覆於洱河是洱河者大理一道之湯池也昆明恃此水負固以阻漢使故漢欲搴其水道於京師使士習之而卒無如之何也若滇池則

不然史言其源深廣而流淺狹四面平敞雖方三百里之廣然昔人有事于南中未有以爲戰地者而况乎武帝之所欲討者非滇也予又考唐巂州都督劉伯英上疏言松外諸蠻暫服亟叛請擊之西洱河天竺道可通也天竺郎古之身毒伯英之言猶是漢人自昆明通道之故智則洱河之爲昆明無可疑者滇南自蒙氏歸唐而後其與吐蕃爭者亦唯昆明異牟尋既取昆明遂食鹽池徙洱河七種蠻吐蕃以兵八萬屯昆明爭之韋皐圖之不能克則昆明之險可知也若高宗時唐九徵擊吐蕃于姚巂虜以鐵絙梁漾濞二水通西珥蠻築城戍

之九徵毀緬夷城建鐵柱於滇池以紀功其所云滇池亦指洱河蓋襲史漢之謬九徵戰勝于大理不應建柱于千里而遥之滇池獨恠自遷固以來其訛相襲雖有岐公之言莫據之以正舊史元段世之荅梁王曰若欲修好嘗待昆明池作西洱河豈知夫西洱河之本爲昆明池也作昆明池考

蘇子瞻曰南詔有西珥河卽牂柯江河形如月抱珥故名懸以爲昆明轉而爲昆瀰昆瀰分而爲東西瀰瀰又轉而爲洱此語音之迭更非象形也以爲牂柯則更非矣宋人自大渡畫界而後不知天南事跡之

詳故耳

廣德湖田租考

吾鄉廣德湖之廢爲田所輸于官者租也非賦也故較諸鄉之田爲獨重世但知湖田之開由於樓异而不知湖田之不輸賦而輸租由於仇悆故世但知湖田中有樓异祠所當廢而不知仇悆鄉校之祀尤宜黜也宋會要云紹興九年權發遣明州周綱上言湖自政和八年爲田召人請佃得租米一萬九千石至紹興七年守臣仇悆乞令見種之人不輸田主徑納官租增爲四萬五千餘石嗚呼古今來聚斂之臣逢君縱惡葢有出於人情之外者夫田主之得有此湖田也其募人墾墾之功

不知幾何卽其既墾既熟一歲而菑再歲而新田三歲而畬亦不知其費治幾何而後得有此租也而上之人忽據其租而有之吾不知其何顏以臨民也夫田主之租詎終可得而據乎彼佃田者大率皆貧民也其不日不能無所藉於田主一旦而竟負其租亦非貧民之利矣而三代以後之所陌不能終爲王田者勢也數年之後必售之人則又爲田主所有矣田主將盡以其租輸官而不取升斗之利乎抑亦將重其額以取之貧民也是以爲無窮之患當紹興二年李莊簡公光守宣州嘗言政和以來東南湖田之累僅得罷餘姚上虞二縣而

已踰二年移知湖州再疏請盡復鑑湖處不行於時之

舊朝議遣轉運使相視報尚書省而其時明之守臣郎
愈也不思奉行正義以紓部民之害反以加租誑其君
自有此加租而其後轉運使遂言契勘湖既爲田更無
可復之理則湖之累始於异而成於愈也故始不過以
充高麗使臣貢道之費而其後遂以養軍宋亡遂以海
運津門湖田之民受害巨矣乃宋史居然爲立傳頗
稱其美四明志亦然不知其爲聚歛之臣如此其餘寧
有足觀乎湖田減賦在明嘉靖中以布衣楊欽之疏其
時尚書聞公淵副使陳公槐主之始得請於朝而以視

他鄉猶獨重爲湖田之祀三人也以報功而廢湖者加租者亦享其祀而莫之問是則不可解之惑也或曰令奉化之善塘有廟焉以祀念也念之退居奉化築塘利民何與此事相戾與曰念嘗爲守之時但欲增國課以固位耳無暇爲民也及其退居則不作此想矣樓异亦復戚浦至今城南之人祀之予故謂豐惠祠遂來觀之祀當黜至戚浦則不以過掩功也念之宜祀于善塘亦然事各有所當也獨惟五百年以來鄞人皆言廢湖之害至歸罪于王正已之強辨而莫有攷及此事者故特記之

知廣西府楊公傳糾謬

鄞之甲姓有四楊張屠陸而楊最盛禮部尚書文懿公守陳以魁儒暨其弟吏部尚書文肅公守阯工部尚書康簡公守隨並爲景泰以後名臣文懿公二子刑部侍郎茂元四川按察使茂仁皆名臣也顧於文懿公孫廣西公大節鮮知之者公諱美璜字以和刑部子也以文懿公恩蔭補國子生文懿公家法最醇其敎子孫以正學未嘗因貴盛墜其家風初任左軍都督府都事尋改南京遷中軍都督府經歷正德己卯寧藩倡亂武宗南下車駕至留京其時江彬勢張甚扈從諸臣皆聽指麾

南中諸寮迎奉尤惕息一日夜漏將丙彬忽傳宣徵中府取京城門鑰不知其何所爲也公以祖宗定制不許夜啟却之彬怒再遣人以危詞恐嚇不得不已公拒之益厲及晨彬詐傳旨逮之下獄南樞臣喬宇盛氣責公意欲公引罪而講之彬公抗詞不屈其時行在大臣雖心重公且明知下獄之出於矯旨顧畏彬莫敢奏者已而有旨釋諸囚南理臣猶畏彬羈公以待命衆以爲必死幸武宗雖幸彬而英明未替彬雖擅命不敢私有殺害及北還竟釋之彬誅世宗聞公事嘉嘆遷工部虞衡郎出爲廣南廣西二府知府皆有惠政吾讀焦澹園獻

徵鉞極言孟尚書之守正上遊牛首山夜抵聚寶門尚書堅閉不納上遂宿報恩寺中以此事觀之則皆妄言也明史則言江彬卽索門鑰於守而守力拒之殆卽移公之事以屬之守嗚呼是時江彬逆謀雖未成然視京城若私家門戶其威福任意危矣以叅贊重臣坐視其矯傳以繫命吏而不敢違而公能當之是賁育之勇也抑亦文懿公以來之教澤所謂不媿世臣者乎然而諸重臣媿死矣諸重臣之所不能而小臣能之乃仍掠小臣之名以歸之重臣可爲太息者矣鄧惲當東漢之時拒關不納漢史書之若以比公則惲易而公難蓋明主

可以執官守而逆臣之怒難嬰也明人重甲科故其以任子有名于史者甚少雖賢不得登大寮向使起李衞公于是時所不平也大節如公得爲重臣豈非坐談而落淮南之膽者世宗既知之矣而仍聽其浮沉夷徼以老不亦棄才如是也乎明史不載公事嘉靖府志謂公不附彬謀逆被繫彬誅始釋則又屬妄言予所本者爲半湖陳公日錄陳公將以獻俘隨張永在南中又同又稔及見此事爰采之以補史并正諸家之謬

節愍趙先生傳糾謬

節愍趙先生之死世傳之者皆謬予從華公熙農高公隱學二集中攷得之世無歐陽公孰爲王彥章核實者乎作糾謬

丙戌六月江上失守先生題詩案上曰書生不律難驅敵何處秦庭可借兵只有東津橋下水西流直接汨羅清誓死不食其家多方解慰不能得顧先生以嘗借友人金未償爲愧委曲措置得之次日晨起遍袖所作歷試經義納衣巾於文廟詣友人家返金友人熟知其貧訝其返之速叩之先生笑不答卽往城東躍入江水漁舟

驚集救之江流湍急浮尸竟去力追僅得及焉其家故知其以浙死出遺人四購跡之及之江上漁人輩詢其故感歎乃共以酒灌之斷其喉扼其胷使出水探其袖中紙累累而友人亦至爲之驚泣良久得醒舁之還家膚孔間血涔涔然張目不語仍不食其家計無所出先生故授經太白山中與其徒徐生相得至是聞先生事來視之因强與先生入山欲令食不可則爲諺語以慰之或曰李侍郎長祥克紹興矣或曰翁洲大將黃斌卿奉監國來恢復矣或曰石浦大將張名振奇捷矣或曰四明山寨下慈谿矣先生聞之卽進食如是者半年諺

語漸窮而先生病亦稍愈間出山中問樵子輩以近事則循髮示之曰天下大定更何問焉先生大慟踣地更不復食至冬盡困甚氣息奄忽而逝蓋先生殉節顛末如此今所傳乃謂先生投水即死死而莫知其由遂入過之有及見其哭文廟中者乃得其故不知其絕命詞蓋已出矣又由死而生復延半年則謂其投水即死者尤誤也予觀志士之死亦各有其地與其時文山疊山其前事也有明之季蕺山先生不死於絕粒而死於水漳浦先生絕粒者再不死而死於刑寒山先生投水投繯者四不死與兵一年而卒死於水鄭御史爲虹不死

于自刎而死于荆均之死也而不遽死不如此不足以顯其節之奇也惟是先生以朝不坐燕不與之身可以無死而乃要之于必死則更奇矣先生私謚節愍亦華高二公所定云

記范孝子事

吾鄉范孝子洪震百年以來人無閒言而不知孝子之大節固有不盡以孝者則雖其家傳亦略焉偶讀董處士鍘錫集得其事爲節略之管江杜秀才之死節也陸處士守爍取其遺孤育之其孤多病處士一日與買藥過孝子則問曰是何人也而爲之藥處士以告孝子瞿然起曰乃杜鄖耶鄖公吾同學兼以同歲又同志也吾于鄖公之死哭之者幾日時時從湖東來者問其孤莫有復者今乃以買藥遇天也豈可使陸丈獨爲君子處士因言其三喪未舉孝子曰不特死者當于我堇杜耶

未娶我當娶之有匱之以告我卒爲杜氏壻其三喪而
弁置田墓以贍之且助之娶焉嗚呼吾聞孝子晚年病
噎凡其爲齋戒爲壇爲卜以至丙夜百叩靡神不舉者
皆其平日所振之人故至今無不以長者誦孝子但好
義固人所難而如杜氏之孤則畏禍者所遠避而不前
者也是不得僅以長者目之矣董處士曰孝子喜飲酒
醉則狂呼累欷側弁跣足凡諸嬉戲窮晝極夜無所不
爲世或以此恠之不知其有所託而逃耶嗚呼孝子生
平精于醫而乃以醉戕其軀不爲舜生而爲祁死斯豈
漫然而忘守身之戒者乎吾于是而深悲之

記李烈婦事

神木觀察使新安李君如璐有子壞年少負異才顧善病娶同縣辛氏女甫半載患癘而死時觀察方官撿討居京邸辛氏當壞病亟時已有矢詞至是君舅令其小姑防護惟謹婦覺之乃紿其小姑出視君舅殮因遣婢隨之行急懸帛於梁自磬比小姑還則氣已絕相距止一日督學使者聞于

朝得

特旌如令夫先王之制禮也必酌乎中道而行之是故孝子之服勤其親也罔極之恩至于當大事夫亦何所

吝然而方親之終也水漿不入于口祗三日過此者以為不用吾情既麰食粥既期食菜果其或有疾則醴脯所弗禁也先王豈敢有所寬假其間夫亦以憂人道之絕而為滅性之戒也婦人之于夫也亦然同牢廟見以來所以定終身之誼者將使其奉舅姑承宗祀撫子姪方無負于伉儷之分固非謂生不獨生死不獨死遂成婦道之終也然而三古而後至性漸漓死生之際丈夫或不能不爽貳其操而謂巾幗芳年視死如飴是則有心世道者所不敢挾中道以議其後者矣是故殉夫之節其與刲股事親之孝均為采風者之所必錄識備首

善之地而觀察身居侍從之班固嘗筆而有事于彤史者也女貞之樹挺生戶庭是中壘之所未有而
聖朝敎化之隆其亦于此可見也已觀察屬予爲文者數矣歲華荏苒忽忽未就今年以保定之行相見于逆旅乃爲題其傳首而歸之

周躄堂事辨誣

徐都御史忠水之被拘于海上也躄堂以知巳之感挺身救之請代拘而遣忠水以餉贖忠水既歸所許餉不償諾躄堂以是受拷足爲之躄有爲之辭言者始得脫忠水深慙負於躄堂及相見躄堂無怨言踰年忠水死躄堂以詩挽之極哀君子以是嘆爲不可及吳農祥妄言爲躄堂以受拷故囚縊于忠水是未讀躄堂之詩者也農祥自居于躄堂生死之交謂當躄堂臨沒時親呵護其集以歸其家而謬戾至此且躄堂以戊子救忠水事畢卽歸而農祥謂在辛卯翁洲破後者尤非也農祥

所作擬史諸傳如朱孩未章格菴張蒼水事大半舛錯全無攷証然猶可曰此皆前輩巨公故不免耳視而目聽若璧堂則既冒託於生死之交而亦從而誣之郢書燕說不幸而傳則文獻之禍也已

記馬惟興語

馬惟興者馬寶兄也嘗爲雲南總兵移鎮福建其人不諳文墨然時有發言合禮者順治之季　特賜諸將三代贈封惟興久之不上撫臣問之愀然對曰下官少爲寇虜相從作賊今幸際風雲之末實不識父何名母何氏若私擬以上之不惟欺君亦誣其先人也願明公以此語上聞但恩榮及身而已一時皆是其言嗚呼李德林俊人也尚妄加其父官爵以招非戾豈但俟景哉不謂惟興之草竊所見卓然直可爲後世法惟興死於癸丑之前不豫其弟之變由其所言觀之固當賢於弟也惟興

以孫可望將降于永明嘗賜
爵敘國公後歸附遂屬平西

凱風說示李桐

在昔南雷黃公嘗疑凱風親之過小不當如詩序詩傳所言蓋使七子之母不安其室則家門風化所關過亦不小非可以怨爲過其後閻徵君百詩據孔疏解之謂七子作詩自責其母遂終不嫁予因是嘆七子有諭親于道之功而其母亦不失爲賢母蓋能遷善而自新者也詩人不特美七子卽于其母亦有取焉矣同里李秀才桐其尊公端孝先生五歲而孤後母何太孺人于歸甫一歲李氏家無一隴一瓦之資何氏親黨頗有欲奪其志者先生聞之潛偵其入于道以錐擊之歸而隨於

太孺人前流涕自陳太孺人亟抱之相與奉其父栗主
於庭慟哭誓相依終身遂毀容垢面以女紅課子覩黨
卒得一見先生稍長念家貧因於讀書之暇兼習醫求
脩所不足取藥籠之入以佐之承歡備至太孺人晚年
嘗于忌日流涕謂諸孫日吾之得以完節見汝祖于地
下者汝父力也既及格有司備得其狀請于
朝太孺人以節先生以孝並得旌近者秀才多求四方
文士爲先世作傳欲諱此事殆思掩太孺人之美而傷
先生之心予日不然人誰無過能改之則聖人不以爲
非不然凱風之詩聖人亦必周旋七子而去之矣其六

去也則七子之母固亦名教之所許也矧太孺人之所處固非七子之母所可比事固以從其實爲可信也予見夫婦人之爽行者矣區區寒泉棘心之言蓋不足以動之也作凱風說以示之予又嘗讀江村鹿氏魏童子傳其母他適童子備于人間關而急往追之爲奪者所持不能脫踣地呼天聲竭泣血俄而怖風驟起晨盪衝激昏霾閉日咫尺不辨其母亦不能前童子得復及之哀號不止其母感悟而歸端孝先生之志與童子同而其事不必如童子之危則以太孺人本賢風雷之助可無庸也更附之前說之尾

戡黎說答東潛

所示西伯戡黎之說敬聞之東潛才氣極高又有圖籍足以佐之故應一時無抗手者然而微嫌其好立異也夫先儒豈不讀左傳竟不知東方之別有黎國乎然而文王則固西伯也西伯則專征賜履祗在西方之國而謂兵力所加不難集矢於淮徐之閒則侵東伯之任矣是故文王伐密伐崇不過河北至於戡黎則已渡河而東矣然而猶屬西方之國也惟其已渡河而東故祖伊恐而奔告而況渡孟津遡朝歌邀從事於東方其可乎東潛巧於立言以爲黎已叛紂故文王爲紂討之則又

大不然據左傳謂東夷之叛紂也以黎之蒐則是東夷叛非黎叛也紂尚能整其六師以蒐於黎其無待于西伯之戡明矣若謂紂之力已不足以及黎而待文王之戡之乃戡之而東夷仍叛則西伯之力亦不足以加于東夷而服事之至德衰矣況文王爲紂戡黎是正紂之所仗也何以祖伊從而恐之而殷從而咎之此雖欲斡旋而善爲之詞而勢必不能者也若夫東方之黎本無確地所當闕之東潛欲以齊之犁邱當之則益非愚之所敢信者大抵解經而好異必爲經之累敢言之

天妃廟說

今世浙中閩中粵中以及吳淞近海之區皆有天妃廟其姓氏則閩中之女子林氏也死為海神遂有天妃夫人之稱其靈爽非尋常之神可比歷代加封焉子全子曰異哉聖人之所不語也生為明聖死為明神故世之死而得祀者必以其忠節貞孝而後尊以巾幗言之湘夫人之得祀也以其從舜而死女嬃之得祀也以其為弟屈原曹娥之得祀也以其孝若此例者不可屈指若夫流俗之妄如蠡磯夫人祠亦以譌傳其殉漢而祀之至于介山妬女之流則所謂俚誕之不足深詰者也若

天妃者列于命祀遍于南方海上州縣其祀非里巷祠宇所可比然何其漫然無稽也夫婦人之爲德也其言不出于閫其議不出于酒食之微其步趨不出於屏廡之近其不幸而發所支持亦不出於門戶之間所保護亦不出於兒女之輩若當其在室則尤深自閟匿而一無所豫林氏之女即云生有異稟其于海上樓船之夷險商賈之往還亦復何涉而忽出位謀之日接夫天吳紫鳳之流以强作長鯨波汎之管勾以要斂人蛋戶之祟奉甚無謂也古來巾幗之奇甚遭逢不幸出于變故之來勃菀煩冤以死故其身後魂魄所之不可卒化世

人亦遂因而祀之以勵風敎以維末俗是三禮之精意不可廢也天妃果何居乎自有天地以來卽有此海有此海卽有神以司之林氏之女未生以前誰爲司之而直待昌期之至不生男而生女以爲林氏門楣之光海若歛衽奉爲總持是一恠也天之配爲地今不以富媼爲伉儷而有取于閩產是二恠也林氏生前固處子耳彼世有深居重闥之淑媛媒妁之流突過而呼之曰妃曰夫人曰娘則有赧其面避之惟恐不速而林氏受之而不以爲忝是三恠也爲此說者盖出于南方好鬼之人妄傳其事鹽人竈戶本無知識展轉相愚造爲靈跡

以實之于是梯航所過弓影蛇形皆有一天妃在其意中在其目中以至臚蠻之處惟恐或後上而秩宗下而海隅官吏又無深明典禮者以折之其可嘆也前乎吾而爲此說者明會稽唐氏也然略示其旨而未暢吾故爲之申而明之以俟世有狄文惠公其人者曰然則海上之應祀者誰也曰海之瀕于南者祝融是也是真海神也祝融爲火而海爲水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水火相配故海之瀕于南者其神有妃之稱而東西北三方之海無之後人不知妄求巾幗以實之吾憐其愚也是則唐氏所未及發者也（唐氏之後明人有江氏其辨略同）

詞科緣起

唐人所云博學宏詞蓋特以試選人耳非大科也其大科之以詞學舉者蓋歲易其制而不一其名如所云藻思清華文藝優長博學通議之流皆是而選人所試反不與焉但其名雖多而大率不離詞章至憲宗始定為四科其一則曰博通墳典達于教化蓋稍足以語古人有體有用之學故北宋大儒所議十科取焉紹聖以後章惇改制始復專取詞章而以唐之試選人者名之不知者遂謂宋制即唐制非也（詞學指南序文亦云皆失于考證）嗚呼唐人重詞章而晚年尚知于詞章之中貫墳典而通教化

荆公重實學而語詔述者反驅口之于詞章可謂相背而馳矣故南宋以後由詞科以取功名最易而醇儒或不屑應此科誠有慨也金人亦舉詞科而見于中州集者寥寥而已乃取唐人詞學一科其見於冊府元龜及唐書者錄之使與浚儀王氏辭學指南相接而因以見陸裴柳劉諸公所舉者非宋人之科也浚儀由詞學起尚考之不甚詳予故著之

上元二年辭殫文律科　崔融

垂拱四年辭標文苑科　房晉　王且　皇甫瓊

永昌元年蓄文藻之思科　彭景直

抱儒素之業科　李文愿

通天元年　文藝優長科　韓琬

景雲二年　文以經國科　袁暉　韓朝宗

先天二年　文經邦國科　韓休

藻思清拔科　趙冬曦

手筆俊拔超越流輩科　杜昱　張子漸　賈登　趙居正

張秀明　郗巨　常無名

開元二年　文儒異等科　崔侃　褚廷詢

文史兼優科　李昇期　康子元　達奚珣

開元六年　博學通議科　鄭少微　蕭晟

開元七年文辭雅麗科 邢巨 趙良器 苗晉卿 褚思光

天寶元年文辭秀逸科 崔明允 顏眞卿

天寶六年風雅古調科 薛據

天寶十年辭藻宏麗科 楊綰

建中元年文辭清麗科 經學優深科 梁陟 梁肅 劉公亮 鄭轅 沈封 吳通元 孫暱 黎逢 白季隨

貞元元年博通墳典達于教化科 熊執易 劉簡甫

貞元十年同 朱穎

元和三年同 馮道 陸亘

長慶元年同 李思仁

喪主喪孤辨

喪無二孤是不易之禮也孔子之答曾子以爲季康子之過是非孔子之言也衛靈公弔桓子喪而魯哀公爲之主是即喪服小記所云諸侯弔于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者是喪主也非喪孤也禮固有尊長爲喪主而喪孤弗豫者此之謂也豈有哀公而爲季氏喪孤者是妄人之言也康子之過以其但應哭踊不應拜稽謂之誤行喪主之禮可也謂之非喪孤不可也而謂今之二孤自此始則誣矣吾故以爲非孔子之言

姑姊妹夫喪主辨

雜記姑姊妹夫死而無兄弟使其族人主喪妻黨雖親弗主其說是也婦人外戚必得同姓之屬爲主也其云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又無則里尹主之謬也呂坤謂外戚之親尚有服鄰里於死者何有焉是拂情也故萬斯同謂下文或人之說妻黨主之而附於夫黨者當爲正禮按朱子巳謂從其宜而祀之別室未爲不可則固無可疑矣顧炎武謂聖人巳豫防後世有如王莽楊堅之徒者自天子至庶人一也則附會之甚若以篡奪言之兄弟未嘗無此輩也族人亦未嘗無此輩也即非親

非黨之臣下亦未嘗無此輩也防之且不勝防將若之何

釋堇

吾鄉草木之產甲乎天下太平方石四面各產異木無相混者雙韭三菁神仙所食孫興公之賦謝遺塵之青樵猶其後焉者也而鄞乃以堇得稱上古以之名國後世以之名縣莫能易者乾道志所云縣東四十里有山其草白赤堇是也顧堇之種有別惟延祐志考證得之而近志莫敢以為據羅鄂州曰苦堇可食之菜也郭景純云今堇葵葉如柳子如米汋食之滑唐本草云此菜野生非人所種葉似蕺花紫色味甘說者以為堇苦而言甘卽古人語甘草為大苦之例然考緜之詩曰堇荼

如飴蕭茶皆苦菜以地之饒美而甘則非反言也堇之同苦者曰荁曰葵內則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以滑之脂膏以膏之言養老者恐其腸澁故以此均調飲食冬用堇夏用荁士虞禮云夏用葵冬用荁其文又少不同然要之葵堇荁三者同功特夏秋所用者生菜冬春所用者乾菜康成之言可考也再稽草譜葵爲百菜之長則堇之貴可知自孔疏誤以爲烏頭之堇且引驪姬之置堇誣之是茇也二禮之堇甘左傳之堇毒其種不同爾雅兩列之甚明朱子不考而仍之故嚴坦叔以爲非乃成化志亦因曰赤堇即烏喙則豈有敷土錫名

不取養老之珍而反取殺人之鴆者盍不考延祐志故

耳鳴呼破赤堇而取錫歐冶之遺跡無可尋矣豈意并

其種而失之則譏之尤者作釋堇

赤堇山在奉化吾鄉人有疑其在同谷相近者非也

近更有以歐冶之故指城西之錫山當之更屬附會

說鰣

鰣魚之名不登爾雅按釋魚曰鮥當魱郭氏曰海魚似鯿而大鱗肥美多鯁江東呼其長三尺者爲當魱是其爲鰣審矣以是知晉時尚未有鰣魚之名也廣韻始有鰣名矣但考粵東人說相傳鰣乃鰽白所化在海爲鰽白在江爲鰣鰽白於春鰣于夏其味皆美此在□氏不過得之近人之口而其實未有所據予觀集韻曰鰽即鮥也似鯿而大鱗肥多鯁乃恍然于□□之說以是知宋初雖有鰣名而尚未甚著故唐人不見之於詩然則鰣魚在古曰鮥讀爲舅聲在後曰鰽因聲而當魱其別

字也鄞人呼曰箭魚意在嫌其多骨見於開慶慶元府志獨粤人呼為三鯠不知其說按三鯠一作三黧諺曰三黧不上銅鼓灘謂粤鰣不過潯州也鯠黧古音本通然其實爾雅釋魚原有黧鯠而郭氏曰未詳向非粤諺不知其即鰣也足以補五雅箋疏之遺矣若埤蒼以鯠為魱廣韻以鯠為鰻皆屬謬語按爾雅則魱者鰻也鰻與魱同音埤蒼殆由此而誤今吳越閒不貴鱛獨貴鰣唯粤之陽江多鱛而其士人亦貴之予亦因入粤而證明鯠之即鱛鱛之即鰣惜不得遍粤人而告之因記之以示諸生他日或為嶺南圖經文獻之資也夫